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十

陽湖 趙翼 雲崧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宋書武帝本紀所載晉帝進爵禪位詔策無慮十餘篇
南史只存九錫一策登極告天一策其餘皆刪此蓋仿
陳壽魏志舊式也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賜曹操魏公爵
封十郡加九錫既有策文二十年進操爵爲王裴註中
有獻帝詔二道及禪位曹丕時袁宏漢紀有詔一道裴
註中又有手詔三道而壽志一概不載僅存九錫策一
道禪位策一道南史刪節宋書亦只存九錫禪位二策
固知仿壽志例也

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

傳一人而其子孫皆附傳內此史記世家例也至列傳

則各因其人之可傳而傳之自不必及其後裔間有父

子祖孫各可傳者則牽連書之如前漢書之于楚元王

齊孫周勃子李廣孫陵張湯子安世金日磾子安疏廣子蕭望之

或由翟方進子韋賢子後漢書之于來歙子鄧禹子寇恂

分孫耿弇弟國子竇融弟固會孫馬援子伏湛子梁統子桓榮

子郁孫焉會孫班彪子班超子楊震子荀淑子陳寶子

三國志之于袁紹子公孫度子曹真子荀彧子鍾繇子

王朗子杜畿子胡質子諸葛亮子張昭子步騭子呂範

子朱桓子陸遜子陸凱弟代不過十餘人然後漢書班

彪與固爲一傳班超與勇又爲一傳一家父子尙各爲傳三國志諸葛瑾與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爲傳其以子孫附祖父傳之例沈約宋書已開其端然如蕭思話蕭惠開徐羨之徐湛之謝宏微謝莊王宏王僧達范泰范爽王曇首王僧綽顏延之顏峻皆父子也檀道濟檀韶檀祗謝晦謝瞻皆兄弟也猶皆各自爲傳則以其事當各見故不牽混使閱者一覽瞭如也若一人立傳而其子孫兄弟宗族不論有官無官有事無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譜則自魏收始收謂中原喪亂譜牒遺逸是以具書支派然當時楊愔陸操等已謂其過于繁碎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書一傳數十人尙只

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則非其子孫之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後遂使一傳之中南朝則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齊梁及陳者北朝則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齊周隋者每闡一傳卽當檢閱數朝之事轉覺眉目不清且史雖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旣以子孫附祖父則魏史內又有齊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內又有齊梁陳之人成何宋史乎又如褚淵王儉爲蕭齊開國文臣之首而淵附於宋代褚裕之傳內儉附於宋代王曇首傳內遂覺蕭齊少此二人劉宋又多此二人此究是作史者之弄巧成拙其後宋子京修唐書反奉以爲成例而踵行之其意以爲簡括而不知究非史法也

按南北史仿魏書子孫附傳之例亦稍有不同魏書
凡是某人之子孫盡附于其傳後如朱端子孟允及
弟珍珍弟騰騰弟慶賓慶賓子清皆但有官位毫無
事蹟北史則刪之較爲簡淨新唐書仿之又更有別
擇必其子孫有事可傳者附之否則削而不書尙不
不至魏書北史之代人作家譜也

南史刪宋書最多

南北史大概就各朝正史量爲刪減魏書宋書所刪較
多然魏書尙不過刪十之二三宋書則刪十之五六蓋
宋書本過于繁冗凡詔誥符檄章表悉載全文一字不
遺故不覺卷帙之多也今就紀傳所載略摘于左本紀

劉裕誅桓元後晉帝還都進裕都督一詔一策裕論起
義諸人一疏討司馬休之一表桓元餘黨盡平晉帝褒
策一道裕討劉毅符下荊州一檄又請以僑人歸土斷
一疏討司馬休之休之自訴一表裕招韓延之一書延
之荅裕一書平洛陽後進裕位相國封十郡加九錫一
詔一策裕西伐過張良墓祭文一道克長安後晉帝進
裕爵爲王加封十郡一詔裕受宋公九錫之命下令國
中赦文一道晉帝禪位一詔一策一聖書羣臣勸裕不
許太史令駱達陳符瑞一表卽位告天一策御太極殿
一詔特存王導謝安等祀一詔追論戰亡將士一詔遣
使巡方一詔增百官俸一詔改舊制從寬一詔優復彭

沛三郡一詔赦罪人一詔置晉帝守陵戶一詔禁淫祠

一詔興學校一詔悉載全文不減一字南史惟載韓延

之答裕一書以見休之被伐之枉及九錫文一禪位策

一登極後告天策一以見革易之典故而其他概從剛

削太史令所奏辭瑞宋書但括之云數十條南史以宋書不載反備載之此亦好異之過至宋書列傳如王宏傳

載其辭爵一表因旱求遜位一表成祭與宏論彭城王

不宜在外一書宏自請彭城王入輔一疏答詔一道宏

又請以相府事力全歸彭城王一疏答詔一道其同伍

犯法不罪士人應罪奴僕一事載宏創議一疏江奧一

議孔默之一議王淮之一議謝元一議何尙之一議又

宏折衷一議按宏為宋名相其請彭城王入輔一事足見其遜讓至議同伍坐罪之事豈足為相業而連篇累牘若此耶徐羨

之傳載其歸政三表文帝誅羨之等一詔傅亮傳載其
演慎一篇謝晦傳載其起兵訴冤一疏尙書符其罪狀
一道晦檄京邑一道再訴冤一表被擒在道作悲人道
一篇王徽傳載其與江敷辭官一書二千餘字與王僧
綽一書二千餘字答何偃一書二千餘字吊弟僧謙文
一篇二千餘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恬父喪不返仕宦
如故一書三千餘字彈劉毅一疏一千餘字諫北伐一
表一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諫北伐一表五千餘字何
尙之傳載其鑄錢一議及沈演之一議又袁淑止其致
仕後再出一書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一萬餘字
山居賦一篇數萬字勸伐河北一疏二千字顏延之傳

載其庭誥一篇四千餘字袁豹傳載其討蜀一檄沈攸之傳載蕭道成罪狀攸之一檄王僧達傳載其求守徐州一疏一千餘字請解職一疏二千餘字孔靈符傳徒民一事載江夏王一議湘東王一議沈懷文一議王元謨一議王昇之一議顏竣傳鑄錢一事先載徐爰一議沈慶之一議江夏王一議方載竣二議又庾徽之劾竣一表顧覲之傳載其定命論三千餘字周朗傳載其答羊希書二千餘字上言時政書三千餘字吳喜傳載明帝數喜罪一書三千餘字建平王宏傳載劉璡爲宏訴寃一書二千餘字且不特此也鄧琬傳雖無書疏而專敘濃湖赭圻之戰至一二萬字竟似演義小說又如記

十二身答言
功冊籍宜乎卷帙之多也南史于此等處一概刪削有
關係者則槩括數語存之可謂簡淨得史裁之正矣宜
乎宋子京謂其刊落釀詞過于舊書遠甚也

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南史有過求簡淨而失之者王鎮惡傳武帝謀討劉毅
鎮惡以百舸前驅揚聲劉兖州上毅以爲信然不知見
襲云云所謂劉兖州者何人耶是時毅有疾求遣其從
弟兖州刺史劉藩爲副故武帝僞許之而鎮惡假其號
以襲之也宋書所載甚明南史不先敘明遂覺兖州句
突無來歷此猶不過文字之小疵也謝晦傳宋書載其
被討時自訴表云若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

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尙有童稚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鑿駕血心若斯易爲可鑒祇以王宏王曇首等在陛下左右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此亂階此最爲當日實情南史雖摘敘數語而未能明其本志之無他此則但求簡淨而未免太略而沒其真也當徐羨之傅亮謝晦受武帝顧命立少帝義符而義符失德羨之等謀欲廢立而廬陵王義真以次當立又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奏廢義真然後廢帝而迎文帝入嗣其于謀國非不忠也文帝卽位之次年羨之等卽上表歸政則亦非真欲久于其權而別有異圖者其曰徐傅執權于內檀謝分鎮于外可

以日久不敗此亦王華王曇首等之誣詞而未必晦等之始念也祇以華曇首等係文帝從龍之臣急于柄用而徐傳謝等受遺先帝久任事權不除去之無由代其處是以百方媒孽勅帝以次剪除然後已可得志觀于王華傳謂華見羨之等秉權日夜搆之于帝此可知三人之死不死于文帝而死于華及曇首等明矣宋書于亮傳載其演慎一篇見其小心畏禍晦傳載其自訴二表見其本志爲國此正作史者用意所在而南史盡刪之未免徒求文字之淨而沒其情事之實矣惟羨之等廢少帝而又弑之并殺義真此則威權太恣殺人兩兒而北面事之豈有不敗者毋怪華曇首等之得逞其搆

陷也霍光不學無術僅廢昌邑王使之歸國美之等不學無術乃更甚于霍光當時范泰已預燭其必敗日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托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則雖無華等之傾陷亦豈有自全之理乎

南史誤處

南史宋後廢帝紀謂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今按宋書前廢帝明帝後廢帝三本紀及孝武諸子傳孝武子新安王子鸞南海王子師則前廢帝子業所殺也明帝所殺者前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助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安王子孟南平王子彥廬陵王

子與松滋侯子房東平王子嗣又子趨子期子悅皆未
 封而為明帝所殺其餘晉陵王子雲淮陽王子霽及未
 封之子深子鳳子元子衡子况子文子雍皆早夭是孝
 武諸子為前廢帝殺者二明帝所殺者十六殤者九南
 史孝武子傳內又有齊敬王子羽亦二歲而亡是孝武
 諸子除前廢帝及明帝所殺共十八人外餘十八皆天
 死並無為後廢帝所殺者後廢帝紀內但有桂陽王休
 範建平王景素舉兵被殺之事而非孝武子也然則南
 史所云明帝殺十六餘皆後廢帝所殺者實繆悠之詞
 即以南史各紀傳核對亦無後廢帝殺孝武子之事此
 李延壽之誤也又檀韶傳謂韶卒子臻嗣位員外郎按

宋書韶傳韶卒于緒嗣臻則檀祗之子也在祗傳內今以臻爲韶子亦誤

南史增齊書處

南史於宋書大概刪十之三四以宋書所載章表符檄本多蕪詞也于齊不惟不刪且大增補今以兩書相校惟豫章王疑及竟陵王子良二傳多所刪削其他則各有所增姑摘錄于左

王儉傳增齊高帝爲相儉請問于帝曰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又言公若小復推遷恐人情易變七尺不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卽曰當令褚公知之帝曰我當自

往乃造淵欵言移晷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
一二年間未容便移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事理乃
卽令虞整作詔及高帝爲太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出於
儉此正見儉傾心于齊高爲佐命功臣之處 更定衣
服之制引漢書及魏都賦爲藩國侍臣服貂之証又引
晉典勸進表定百僚致敬齊公之禮引春秋曹世子來
朝定齊國世子之禮及受禪改元應特舉郊祭之禮立
春在上辛後仍應南郊之禮皆援据有典此正見儉深
于禮學爲開國文臣之首

褚淵傳 增 幼時父湛之有所愛牛墮井湛之躬率左右
救之淵勿顧也湛之歿有兩府寶物在淵生母郭氏處

嫡母吳氏求之郭不與淵再三請乃從之山陰公主見
淵貌美請于廢帝召以自侍備見逼迫淵終不移志時
淮北已屬魏江南無鱖魚一枚直數千錢或有餉三十
枚者門生請賣之可得十萬錢淵悉以與親游噉之少
日而盡 後廢帝時袁粲知淵私于齊高謂淵曰國家
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爲竹帛所笑
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內然竟不能貞固齊高功業日
重王儉議加九錫齊高恐淵不同任退曰淵保妻子愛
性命非有奇才退力能制之杲無違異

張敬兒傳

增

敬兒貧時嘗爲襄陽城東吳泰家擔水通
其婢事發逃空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建鵲尾軍功收

籍吳氏家財數千萬并取所通婢爲妾

王敬則傳

增

生時母爲女巫謂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

汝子得爲人鳴鼓角幸矣及長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應作司徒公矣又嘗至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後將被收乃逃歸後果得旣陽令昔日吏逃亡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汝何時作司徒公耶 禪位時宋順帝逃入宮內敬則將輿入宮啟警令出順帝謂敬則曰欲見殺乎荅曰出居別宮耳官昔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曰惟願生生世世不復與帝王作因緣宮內盡哭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戲儉曰今日

可謂合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或以告敬則敬
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小吏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
何恨

柳世隆傳 增 世隆初起兵應明帝爲孔道存所敗逃匿
其母妻並繫在獄時購世隆甚急或斬一貌似者送道
存道存示其母妻母哭不甚哀而妻號慟方甚竊謂姑
曰今不悲恐爲人所覺故大慟以滅其跡也 世隆性
清廉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之外亦
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韋祖
征鄉里舊德世隆雖貴每爲之拜或勸祖征止之荅曰
司馬公爲後生楷法吾何必止之

張瓌傳增 女陸王躬行部雍州見丐者問何不事產而行乞荅曰昔張瓌使君在州百姓家得相保後人苛虐故至行乞 後拜太常卿自以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

周奉叔傳增 奉叔就王敬則求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敬則有一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徑率左右刀皆半拔直入其家敬則懼跣足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呼奉叔曰弟那忽見願奉叔宣旨求妓意乃釋

王廣之傳增 廣之求剽勔所乘馬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當斬後廣之破敵還甚敬肅勔亡後肅轉依廣

之廣之啟爲東海太守其不念舊惡如此

豫章王嶷傳南史所刪最多以此傳本太冗至八九千
字也然又有增者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
容暴室皆滿嶷後房亦千餘人荀丕獻書諫嶷嶷咨嗟
良久爲之稍減又增嶷死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未
便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又加
一藥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帝矣俄而太子薨又嘗見
形于後園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以玉板與之出園
後直兵倒地仍失玉板齊書皆無之蓋不欲見其父之
中毒且爲文惠太子諱也

嶷乃蕭子顯之父

武陵王奕傳

增

幼時生母死奕思慕不異成人高帝令

與武帝同居 帝時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奕嘗以指
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無碁局乃破荻爲片縱
橫爲之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後侍武帝宴醉伏地貂
抄肉梓帝曰汚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又
嘗在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豫章王嶷私
勸其讓奕曰生平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
江夏王鋒傳 增 其母張氏爲宋蒼梧王逼取又欲害鋒
高帝乃匿鋒于張氏村舍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卽工
武帝禁藩邸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惟許看孝子
圖鋒乃密使人買書 鋒善琴帝欲試以臨人鋒曰昔
鄒忌鼓琴齊威王委以國政遂出爲南徐州刺史 善

與人交幕僚王和赴益州任來告流涕曰下官少來未
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鋒工書南郡王昭業
謂武帝曰臣書勝江夏帝曰閣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
昭業小名閣黎鋒小名也明帝輔政時鋒危懼深自晦
迹江祐曰江夏王有才行而善能匿迹鋒聞嘆曰江祐
遂爲混沌畫眉益反敝耳寡人聲酒自耽狗馬是好豈
復一毫于平生哉嘗著修柏賦以寓意 見明帝言次
及遙光才力可任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于高
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 後被殺江數
聞之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宜都王鏗傳

增

三歲喪母及有識問知母死悲禱一夕

果夢一女人云是其母因向左右說夢中所見形貌衣服皆如平生聞者以爲孝感 善射常插甘蔗于百步外射之十發十中 明帝誅高武諸子鏗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左右皆泣下後果遣呂文顯賫藥至正逢八關齋鏗從容謂曰高帝昔寵任君何事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得已乃仰藥死又死後見夢於其師陶宏景云當托生某家宏景參訪果符乃著夢記

河東王鈗傳 增 幼時高帝嘗晝卧纏髮鈗上高帝腹弄繩帝因以繩賜之及崩後鈗以錦函盛繩歲時開示輒流涕嗚咽 被殺時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效建安王

乞爲奴乃仰藥死

竟陵王子良傳所刪亦最多如諫遣臺使督租一疏請墾荒田一疏諫租布折錢一疏諫射雉二疏共三四千字然亦有增者幼時高帝爲贛縣令其母裴后嘗爲高帝所怒遣還家已登路子良不悅帝曰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在何用讀書帝乃召還裴后子良亡後袁象謂陸慧曉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所餘惟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四海王融欲立子良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被殺今蒼生方塗炭正當漉耳聽之

魚復侯子響傳

增

子響以董蠻爲僚屬武帝聞之曰人

以蠻名何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今日仲舒何如昔
日仲舒對曰昔董仲舒出自私庭今仲舒降自天帝故
當勝之

晉安王子懋傳

增

幼時母阮淑媛嘗病危請僧祈禱有

獻蓮花供佛者子懋禮佛曰若使阿姨病愈願佛令此
花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好當世稱其孝感 子懋被
害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董僧慧皆抗節不屈王元邈
執僧慧僧慧曰晉安舉事僕實與謀今得爲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死元邈許之還具白明帝
以配東冶子懋子昭基年九歲以方寸絹爲書探問消
息僧慧得書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見子懋

死或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何足懼吾若逃非惟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有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
可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及殞斂周又助舉棺墮
壓其頭折而死聞者以爲天道焉

建安王子真傳

增

明帝使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

子真走入牀下叩頭乞爲奴不許遂見害

南海王子罕傳

增

母樂容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以竹爲

燈纘照夜此纘一夕枝葉茂大母疾亦愈

巴陵王子倫傳

增

明帝遣茹法亮殺子倫子倫鎮琅琊

有守兵恐其見拒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取
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法亮乃令伯茂

以酖通之子倫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其下因歷敘典籤之權重謂明帝殺諸王悉典籤所殺無一人抗者孔珪聞之曰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此

事見典籤條內

南史與齊書互異處

齊書張敬兒傳謂敬兒既得方伯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是敬兒本無大志南史則敘其征荊州時每見諸將輒自言未貴時夢村中社樹忽高數十丈在雍州又夢此樹高至天以此誘部曲又爲謠言使村兒歌之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卽是狗敬兒本名苟兒家在赤谷敬兒少習武事既從容都

下益不得志云是明言敬兒有反志與齊書本傳不同
蓋李延壽好取新奇語入史既採社樹及童謠則傳下
能又謂其意存知足也齊書周奉叔傳謂鬱林欲誅宰
輔時明帝爲方輔政乃出奉叔爲都督青冀二州軍事以爲外援

南史則謂明帝輔政令蕭湛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又說
奉叔以方岳之重奉叔乃許是奉叔之出乃明帝意非
鬱林意也按奉叔勇力絕人鬱林欲誅宰輔方倚以爲
助豈肯出之于外當是明帝謀廢立懼其在帝左右爲
難故說帝出之此則南史爲得其實也齊書竟陵王子
良傳子良在宋時爲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子
良爲安南長史南史則云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

此官兩傳迥異齊書蕭昭胄傳東昏無道昭胄與蕭宣胡松等謀因東昏出行閉城拒之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餘不出故事泄而敗南史則謂朱光尙托鬼道爲東昏所信光尙知昭胄等謀托言蔣王云巴陵王在外欲反故東昏不敢出四十餘日事敗乃伏誅齊書魚復侯子響傳子響殺臺使尹略等武帝遣蕭順之帥兵至子響部下逃散子響乃自服降賜死南史則云順之將發舟時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囑順之早爲之所勿令生還順之乃縊殺之是子響之死出文惠之意自是實事齊書蓋爲文惠諱且順之卽梁武之父兼爲順之諱也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史增梁書事蹟最多李延壽專以博採見長正史所
有文詞必刪汰之事蹟必彙括之以歸簡淨而於正史
所無者凡瑣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蹟無不補綴入卷而
梁書本據國史舊文有關係則書無關係則不書卽有
關係而其中不無忌諱亦卽隱而不書故行墨最簡遂
覺南史所增益多也今略舉其增刪處兩相比較可以
見二書之大概也

南史刪梁書處

梁武本紀齊東昏無道帝在雍州使張宏策陳計于長
兄行郢事懿謀共起兵靖亂梁書載其語甚詳南史但
云使宏策陳計于懿語在懿傳蓋梁書不立懿傳故以

此敘于本紀南史另立懿傳則以此詳於懿傳中而本紀從略也帝平京邑有肆赦一令革除昏政一令恤戰亡將士一令節省浮費一令齊帝進帝爵梁公九錫文一篇百僚勸進文二篇齊帝進帝爵為梁王一詔齊帝禪位一詔璽書一道南史皆刪之但存九錫文一篇勸進文一篇而已此仿陳壽之例說已見梁書內簡文紀梁書有即位一詔大赦一詔大寶元年改元一詔南史皆刪之大寶二年梁書書湘東王繹遣王僧辨討侯景擒其將任約宋子仙等南史亦刪之以此事敘入元帝紀故簡文紀不敘也

梁書簡文紀元帝紀並敘未免繁複

辨等勸進一表荅書一道又勸進一表大寶三年帝討

侯景一檄僧辨平侯景又勸進一表徐陵在魏遣使勸
進一表帝卽位一詔南史皆刪只存僧辨等勸進一表
而已又僧辨傳齊文宣送梁貞陽侯蕭淵明入爲梁主
梁書載文宣與僧辨一書僧辨一啟貞陽答僧辨一書
又一啟貞陽又答一書南史亦盡刪之梁書元帝使鮑
泉圍河東王譽久不尅乃使王僧辨代之僧辨至泉愕
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矣僧辨旣入背泉而
坐曰鮑郎有罪今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相期此事
旣載于泉傳又載于僧辨傳殊屬繁複南史則詳其事
于泉傳而僧辨傳則略之又沈約傳梁書載其郊居賦
一篇三千餘字將以見其恬適耶則約本躁競也將以

見其工於文耶則約之工文又不止此賦也南史亦刪之此皆南史刪節之得當者也亦有不當刪而刪者本紀武帝起兵時有檄文一道正見伐罪除暴之不容已南史不載但云移檄建鄴及帝出沔命王茂等圍郢城久不拔西臺遣席闡文來議欲與魏連和帝答以非策此段文字最長見帝之英斷南史亦不載蕭昱傳梁書載其乞試用邊州一表武帝斥責一詔南史盡刪之許懋傳梁書載諫封禪國山一表正見其徵引之博議論之正南史亦盡刪之但云帝見其議稱善而已此外亦無事蹟可紀則何必立此傳耶梁書賀琛傳載其論大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女一議甚詳南史亦全載其文以

其有關於禮制也懋封禪一表所係更大乃獨刪之何耶梁書王僧辨傳附其弟僧智逃入齊并附徐嗣徽小傳此皆因僧辨之難間關被害者自應附見而南史一概刪之此又不當刪而刪者也至如江淹傳載其上建平王景素一書蓋彷彿漢書鄒陽獄中上書例也陳伯之傳伯之奔魏臨川王宏北伐使邱遲作書與伯之伯之遂擁衆八千以歸南史亦載其全文以其文之工也在助傳助沒後諸子流離劉孝標憫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南史亦載其全文亦以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爲千古所同慨也此又見延壽之意存斟酌不盡以刪節爲能者

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

武帝紀 增 皇考之薨不得志 武帝父順之在齊武帝時討魚復侯子譽殺之齊武心惡之順之憂懼而卒

見齊書子贊傳 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輔政帝欲助明帝以傾武

帝之嗣乃與明帝謀廢立等事 又增 齊明性猜忌帝避

時嫌常乘折角小牛車以自晦 晚年為侯景所制臨

崩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

元帝紀 增 帝性情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借人有勝

己必加毀害王銓兄弟有盛名帝妬之乃改寵姬王氏

之父名琳以同其父之名忌劉之遴才使人鳩之雖骨

肉亦罹其禍始居母憂依丁蘭刻木為像及武帝崩秘

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為像朝夕事之其虛憍如此

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楫遷都建鄴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亦不欲動乃止西魏來攻城將破乃聚書十萬卷燒之在幽辱中猶作四絕句

徐妃傳

增

妃不見禮於元帝二三年始一入房妃以帝

耻一目知帝將至先爲半面粧待之帝大怒妃性妬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卽手加刀刃先與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又與帝左右暨季江者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慄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尙多情又有賀徽者色美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扇爲詩贈之後爲帝逼死帝嘗著金樓子述其穢行

昭明太子傳增丁貴嬪薨太子求得善墓地有賣地者欲以已地出售乃賂奄人俞三副言於帝謂太子所得地不如已地於帝最吉帝便命市之既葬有道士善圖墓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有宮監密聞於帝帝遣檢果然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由是太子終以此慙懼以及於薨其後嗣亦不得立

南康王會理傳增會理在建業伺侯景出征欲與柳仲禮等起事拒景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遂被誅

武陵王紀傳增紀在蜀十七年積貲無數廐馬至八千匹統兵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每戰則懸以示賞而終不給

臨賀王正德傳增 正德奔魏又逃歸復西豐侯本封益肆橫與弟樂山侯正則及潮溝董當門之子暹南岸夏侯夔之子爲四凶嘗殺人於道其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武帝詔責之謂其專爲逋逃主劫掠行路致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徐敖失妻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乃奪爲妾又正德妹長樂公主適謝禮正德與姦乃燒主第縛一婢加金釧於其手聲云主燒死而藏於家呼爲柳夫人生一子其事稍露後因奪張準雉媒準於衆中罵曰雉媒非長樂主何可掠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亟爲和解乃送還雉媒

蕭懿傳增

懿在齊功高枉死武帝卽位之日卽追封長

沙郡王第三日追封兄敷及弟暢融逾月始追尊皇考妣先卑後尊為識者所譏

蕭藻傳 增藻出刺益州先是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

季連功恃宿將輕藻年少藻怒乃殺之元起在蜀時聚

積如山金玉為一室曰內藏綺縠為一室曰外府藻以

外府賜將士內藏送京已無私焉

臨川王宏傳 增宏統軍北伐時軍容甚盛既尅梁城諸

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兵至遂不敢進呂僧珍亦贊

之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但有

前死一尺何得退生一寸昌義之曰呂僧珍可斬也豈

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朱僧胡辛生拔劍起曰欲退自

退下官當向前取死議罷宏終不敢出魏人遺以巾幘
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韋最也宏仍不進
於是軍政不和遂大潰而歸棄甲投戈填滿山谷士卒
喪失十之八九又宏敗後常懷愧憤有人伏於朱雀航
伺帝竊發被獲稱爲宏所使宏自辨無此事帝乃宥之
宏恣意聚斂有庫百間帝疑其藏軍仗具饌至其家宴
半醉曰我欲履行汝後房見其積錢百萬標一黃榜千
萬懸一紫標凡三十餘間帝疑始釋大悅曰阿六汝生
活大可豫章王綜嘗爲錢愚論以譏之帝特以激宏敕
綜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而宏不知愧也宏又與
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會齋期公主使二僮伺

帝丁貴嬪疑之令宮帥擒獲稱宏所使帝殺二僮秘其事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

南平王偉傳增共世子恪刺郢州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至恪以州讓之綸不受

鄱陽王恢傳增其子修鎮漢中拒魏帥力屈乃降宇文泰禮之令還金陵元帝方疑忌修請輸仗馬而後入及江陵患發背卒增又其子諮當簡文爲侯景所制外人莫

得見惟諮以文弱得出入臥內景惡之遣人刺殺之

沈約傳增約之先世田子林子爲宋初開國功臣按此二人功績最著本應入宋功臣傳約欲自誇其先世故不入列傳而載于自序內此私見也梁書約傳刪此二

人自屬得體延壽惟恐遺二人功績乃亦仍自序之舊而載之延壽既作南史則宋史亦其所作何不補此二人于宋史內而仍序于約傳耶

范雲傳

增

雲在齊朝時豫章王嶷常在私第不居東府

竟陵王子良亦好遊不常居石頭雲言其非乃各鎮一

城

又

梁武將加九錫雲適中病醫者徐文伯謂須一月

愈若欲速愈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急于痊愈以備佐命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衾覆之汗果出遂愈二年卒

任昉傳梁書謂昉卒後諸子皆幼人罕瞻卹之故劉孝

標爲作廣絕交論

增

諸子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

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

徐勉傳增勉掌選時奏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者

以財貨取通守道者以貧寒見沒矣

朱异傳增异貪冒財賄欺罔視聽四方饋餉曾無推拒

起宅極美麗退直則酣飲其中慮日晚臺門閉先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城門不敢閉聲勢所驅薰灼內外

以上皆增梁書而多有關於人之善惡事之成敗者

又如蕭藻傳增其弟猷猷弟朗朗弟明及猷之子韶

韶弟駿也臨川王宏傳增其子正仁正文正德正則

正立正表正信及正德子見理正立子賁也南平王

偉傳增其子恪也鄱陽王恢傳增其子範範弟諮諮

弟修修弟泰也始興王憺傳增其子亮曠奕也任昉

傳增其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也此皆有補于梁書者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武帝紀增帝兵圍郢州城將破有毛人數百泣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帝東下所乘船常有兩龍導引左右皆見之軍至建鄴圍六門東昏將檀和給東昏出戰因來降時民間謂密相欺者爲和欺梅虫兒等曰今日敗於檀和可謂和欺矣增帝少時符瑞及在位信奉佛教重雲殿游仙化生皆動又海中浮鵠山女子獻紅席等事簡文紀增昭明太子夢以已班劍授簡文已而昭明薨簡文果爲皇太子

元帝紀

增

生時符瑞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托生宮中

適采女阮姓侍側始寒惟有風回裾武帝竟感幸之遂

生帝

增

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人稱三絕自

承聖三年主衣庫有黑蛇丈許數十小蛇隨之帝惡之

左右曰錢龍也乃取數千萬錢鎮其地以厭之又有蛇

落帝帽上所御肩輿中有小蛇蜿蜒其中又有龍騰空

去六七小龍隨之羣魚騰躍墜死于地未幾江陵陷爲

西魏所滅

邠皇后傳

增

后酷妬及終化爲龍入宮通夢于帝或見

形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常置銀轆轤

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終身不復娶后

丁貴嬪傳增 邠后遇之無道常使日舂米五斛每中程

若有神助者

昭明太子傳增 武帝在襄陽起兵時尙未有子在途聞

太子生又徐元瑜降而蕭穎胄死人以爲同時三慶又

太子十二歲時見獄官持案牘問左右我得判否卽取

來皆署杖五十有司不敢行具以聞帝帝笑而從之

南康王會理傳增 會理在湘州行事劉納嘗禁其所爲

會理乃誣以賍賄收送建鄴納曰我一見至尊當使汝

等知會理遂使人殺之于路百口俱盡

廣陵王續傳增 元帝母阮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

與簡文帝相得與續亦少相狎長而相謗元帝自荊州

十二身名言 卷十一
還京攜所寵李桃兒俱歸時宮禁門戶甚嚴續奏之元
帝懼遂先送桃兒還荆所謂西歸內人也後續死元帝
在荆聞之喜躍靡爲之破又續好聚斂臨終啟上金銀
器千餘件帝乃知其多財謝宣融曰王之過如日月之
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不隱帝意乃解

武陵王紀傳 增 紀初授揚州時帝於詔書內增數語曰
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
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後使都督益州紀辭以遠
帝曰天下若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念我老我猶
當再見汝還益州也

麟賀王正德傳 增 正德奔魏時爲詩納火籠中卽咏火

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氲消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
朝至魏稱被廢太子蕭寶夤在魏請殺之不果

蕭昂傳

增

有一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

室中不甚食或飲少酒鵝卵一二故人呼爲聖姑求子
多驗造之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鞭之二十
創卽差失所在

蕭業傳

增

其父懿被害時業與二弟藻象俱逃匿王嚴

秀家東昏收嚴秀付獄考掠備至以鉗拔手爪至死不
言乃免禍

增

業以私米購鬻助修城工武帝嘉之出刺

湘州有二虎無故斃于道有人謂刺史德政所致言訖
不見

蕭藻傳增其從孫韶爲童時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

食皆資于信後入梁韶鎮郢州信過之韶接信甚薄坐

青油幕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不能堪乃徑

上韶床踐踏肴饌直視曰官今日形容大異韶甚慚

永陽王敷傳增敷仕齊爲隨郡內史有美政齊明帝謂

徐孝嗣曰學士不解治官聞蕭隨州置酒清談而路不

拾遺

南平王偉傳增其世子恪爲雍州刺史任用其客江仲

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百姓每有訴必數處輸錢民間

歌曰江十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聞之爲接其

句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范雲傳增 雲在齊時與明帝說夢見太宰文宣王之事
明帝哀感待其子昭胄等稍弛江祏嘗求雲女結婚以
剪刀爲聘及祏貴雲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乃還其剪
祏別結姻焉梁武少與雲相得雲乃築室相依帝每至
其家雲妻輒問蹕聲又嘗與雲宿顧僧曇舍曇妻方產
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
見歸後果驗

江淹傳增 晚年才思微退夢張景陽向其索錦淹探懷
中數尺與之景陽曰那便割裂都盡顧見邱遲曰餘此
數尺聊以遺君又夢郭璞向其索筆淹卽以五色筆與
之爾後爲詩終無新句

任昉傳增 昉在齊東昏時紆意于梅虫兒得中旨用為中書令往謝尙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增又時人稱任筆沈詩昉以為病晚節更好作詩欲以傾沈而用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于是有才盡之嘆矣

王僧孺傳增 僧孺論素問中用砭石事謂古人以石為針許慎說文所謂以石刺病也又載晉宋以來講學散亂一事又附同時文人虞羲邱國賓蕭文炎邱令楷江洪劉孝孫徐夤等因敘文炎等擊鉢立韻響滅而詩成等事

胡僧祐傳增 僧祐嘗以所加鼓吹置齋中自娛或言此

是公羽儀公名位已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出游亦以自隨

陰子春傳

增

青州有神廟刺史王神念毀之棟上一大

蛇長丈餘遂入海子春夜夢一人乞地安置乃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夜夢前人來謝曰當以一州相報後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

杜岸傳

增

岸爲蕭啓所擒啓母數岸罪岸斥之爲老婢

啓命拔其舌齧其肉而烹之盡滅諸杜發其塚墓及建業平杜崩兄弟亦發安寧陵以報

以上所增皆瑣言碎事無甚關係者李延壽修史專以博採異聞資人談助爲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

羅列不遺卽記載相同者亦必稍異其詞以駭觀聽如羊侃傳謂武帝新造兩刀稍長丈四尺令侃試之南史則謂長二丈四尺梁書謂侃挽弓至十餘石南史則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動人也然有時採掇過多轉覺行文蕪雜者如豫章王綜傳正敘綜奔魏後梁兵大潰而歸爲魏兵抄掠而因及任煥乘驢馬走爲抄傷足歇橋下抄者又至煥足傷不能上馬馬跪其前蹄煥遂得騎而逸又如王僧辨傳正敘其攻郢州入羅城忽又敘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餘丈又有龍五色光耀入鸚鵡洲水中等事平郢州後正敘其進兵潯陽忽又敘軍中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

已助天子討賊乘朱航而返日已殺景矣同夢者數十百人等事及師至鵠頭風浪大作僧辨仰天告誓風遂止息忽又敘羣魚躍水飛空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檻等事既復京師又奉命征陸納方敘納據長沙拒守忽又敘天日清明俄而大雨時人謂爲泣軍咸知納必敗也又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遙映江水父老咸悲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諸如此類必一一裝入毋怪行文轉多澁滯不如梁書之爽勁也

梁南二史岐互處

長沙嗣王業傳梁書敘其父懿當東昏無道崔慧景奉

江夏王寶元圍臺城東昏徵懿赴援懿在歷陽卽投箸而起進兵擊敗慧景乃加懿侍中尙書令而倖臣茹法珍等忌懿功高位重尋搆東昏賜死南史懿傳則謂懿率兵入援時武帝遣虞安福勸懿誅賊後卽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若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遂及于難云按懿在歷陽聞詔卽赴一二日已達京師敗慧景時武帝方在襄陽距京二千里豈能逆知其事而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此必誤也梁書本傳無武帝勸懿廢立之事南史慧景未反前武帝遣趙祖悅勸懿與晉陽之甲當卽此一事而係之于兩處耳

邵陵王綸傳梁書載其少年爲丹陽尹時侵漁細民爲

少府丞何智通所奏綸使戴子高刺殺智通智通子訴于闕下帝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是罷官後復爵其載綸之不善如此而已南史則增綸因帝敕責乃取一老公類帝者加以袞冕朝以爲君自陳無罪旋卽剝褫而撻之于庭又因昭明太子薨帝立簡文爲太子綸以爲非乃伏兵于莽常伺車駕有張僧倖知之謀頗泄又獻曲阿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帝由此始不自安每加衛士以警宮禁云按綸當侯景之變率兵赴援鍾山之戰最力後兵敗而逃聞湘東王繹以兵圍河東王譽作書勸湘東息家門之憤赴君父之難湘東不聽反以兵逼綸綸遂遁入齊昌尙思匡復爲西

魏兵所攻被殺是綸非肆逆者且帝既先防其爲亂加
衛士防之矣侯景反時豈肯又加以征討大都督之權
令其統諸軍討賊乎此亦必南史好採異聞而不究事
之真僞也至武陵王紀傳梁書謂侯景之亂紀不赴援
南史則謂紀先遣世子綱照領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
度繹令且駐白帝未許東下及武帝凶問至紀總戎將
發繹又使胡智監至蜀止之是紀未嘗不發兵也而梁
書所謂不發兵者蓋本元帝時國史元帝既殺紀欲著
其逆跡而有是言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事當以
南史爲正

王僧孺傳梁書載其爲南康王長史時被典籤中傷去

職奉辭王府一箋凡千餘字按箋內有云去矣何生高
樹芳烈之語既辭王府何以獨稱何生殊不可解南史
雖刪此文而謂僧孺將去有友人何炯猶在王府僧孺
與炯書以見意然後何生句始明蓋別何炯書非辭王
府箋也此又可見南史詳細處至任昉傳梁書南史俱
謂昉出爲新安太守卒於官而劉孝標廣絕交論有云
瞑目東粵藐爾諸孤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是
則昉歿于粵非歿于新安也二書俱誤

南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於他書多所增刪獨至陳書則甚少今以兩書比
對如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侯瑱歐陽顓吳明徹黃法

魏淳于量章昭達程靈洗等傳大概相同但稍節其字
 句耳其陳書所有而南史刪之者周鐵虎傳刪馬明戰
 死之事任忠傳刪後主倖臣沈客卿施文慶弄權誤國
 之事華皎傳刪戴僧朔曹慶錢明本魯閑席慧略等附
 見之事傅緯傳刪其明道論一篇沈炯傳刪其請終養
 一疏荅詔一道江總傳刪其修心賦一篇而已其陳書
 所無而增之及陳書所略而詳之者如蕭摩訶傳隋將
 賀若弼兵至建鄴魯廣達力戰賀若弼與七總管兵八
 千人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廣達麾下死者二百七十
 餘人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人得人頭輒走熾後
 主取賞弼更趨孔範軍範敗走陳軍遂潰隋將擒蕭摩

訶送粥粥以刀臨頸辭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又陳慧紀傳慧紀問隋師攻建鄴先遣呂肅據巫峽以鐵鎖橫江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軍盡取其鼻以邀賞既而隋軍獲陳卒則縱遣之別帥廖世寵詐降于隋欲燒隋艦風浪大起火反燒陳船陳軍大敗慧紀尙率兵東下隋晉王廣遣使以慧紀子來諭降又使降將樊毅等諭上流城戍悉解慧紀不得已乃降此陳書所略而詳之者也任忠傳忠降隋數年而死隋文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而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異也傳緯傳緯以直諫死死後有蛇屈尾來上靈座去而復來百餘日

十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時時有彈指聲吳明徽傳明徽爲周所擒封懷德郡公
義陽王叔達傳陳書止載其入隋爲絳郡通守南史并
載其入唐爲禮部尙書此皆陳書所無而南史增之者
也其餘但刪減行墨而絕無添列事蹟蓋李延壽修南
北二史閱十七年至修陳書則已精力漸竭故不能多
爲搜輯耳

南史與陳書歧互處

南史于陳書雖無甚增刪然如衡陽王傳直書其爲文
帝所害始興王伯茂傳直書其爲宣帝所害劉師知傳
直書其害梁敬帝之事使奸惡不能藏匿此最有功于

陳書

事俱見陳書
卷一百一十一

其他有與陳書歧互者長沙王叔堅傳陳

書謂後主待堅漸薄堅不自安乃爲左道祈福刻木作
偶人衣以道士服晝夜黜之有人上書告其事後主令
宣敕責之堅曰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是左道厭魅
叔堅實有其事也南史則云後主陰令人造其厭魅之
具又令人告之案驗令實是叔堅本無此事而後主誣
陷之耳又江總自序太建之末權移羣小屢被摧黜生
平惟奉佛教深悟苦空陳書本傳謂此序時人謂之實
錄南史則謂此敘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惟此兩傳二書
岐互觀于江總諸事後主與自序不同則亦當以南史
爲定也

宋齊多荒主

古來荒亂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齊兩朝之多者宋武以雄傑得天下僅三年而卽有義符文帝元嘉三十年號稱治平而未有元凶劬之悖逆孝武僅八年而有子業明帝八年而有昱齊高武父子僅十五年而有昭業明帝五年而有寶卷統計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繼出蓋劫運之中天方長亂創業者不永年繼體者必敗德是以一朝甫興不轉盼而輒覆滅此固氣運使然也今摘于左 宋少帝義符武帝之長子也善騎射解音律卽位後所爲多乖戾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圖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徐羨之等廢立之夕帝方遊天泉池卽龍

舟而寢詰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并傷帝指扶出東
閣收璽綬羣臣拜辭以皇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徙于
吳郡未幾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
帝有勇力不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闔踏之而殞
前廢帝子業孝武帝之長子也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
孝武所責孝武西巡帝參承起居書迹不謹孝武責之
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初卽位受璽綬傲然無哀容
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旣殺法興于是又誅羣公
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有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
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山陰公主帝姊
也淫恣過度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每出使公主與

朝臣共陪輦自以在東宮時不爲孝武所愛將掘其景
寧陵太史言不利于帝而止乃縱糞于陵罵孝武爲麒麟
奴又掘殷貴妃墓忿其在孝武時專寵也文帝第十女
新蔡公主帝之姑也納之宮中立爲貴嬪改姓謝氏殺
一婢假稱公主薨逝以鸞輅龍旂送還其家又忌諸父
建安王休仁湘東王或謂山陽王休祐聚之殿內殿捶
陵叟無所不至三王並肥壯帝以籠盛之或尤肥號爲
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嘗以木槽盛飯納諸
雜食攪和之裸或入地坑中令以口就槽食之以爲歡
笑令左右淫休仁生母楊太妃備諸醜狀又令淫南平
王敬猷母不從卽殺敬猷及其弟敬先敬淵時廷尉劉

蒙妾有孕帝迎入宮冀生男立爲太子會或嘗忤旨帝
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之使擔付大官卽日屠豬休仁
笑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豬作湯餅
帝意解乃一宿出之將南巡荆湘期旦殺或休仁等然
後發引是夜或與帝佯臣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
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共謀殺帝先是帝遊
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夜夢一
女子罵其悖虐無道帝怒于宮中求得貌類所夢者戮
之是夕又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我訴上帝矣至是
巫言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捕
鬼帝親射之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懷刀入姜產之爲副

諸姬皆走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者三手不能舉乃
被弑 後廢帝昱明帝之長子也五六歲卽能緣漆竿
去地丈餘食頃方下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手加
撲打及卽位內畏太后外憚大臣未得肆志三年後好
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或二十里或入市中遇慢罵則
悅而受焉四年後無日不出與解僧智張五兒恒夜出
承明門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道上男婦
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人間白晝不開門道無行人嘗
着小褲褶不衣冠有白楮數十鉗鑿刀鋸不離左右爲
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至屍卧流血然後快左
右人見之有顰眉者帝卽令正立以矛刺之曜靈殿養

驢數十頭所自乘馬糝于御牀側與右衛營女子私通
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爲酒肉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
車小兒羣飲以爲歡旣殺阮佃夫佃夫有腹心人張羊
逃匿後捕得自以車轆殺之殺杜延載杜幼文皆手自
縛割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執盾馳馬自往刺杜叔
支于元武湖北聞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勃知
不免手搏帝耳罵之曰汝罪踰桀紂遂見害帝嘗露車
一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恆不及又各慮禍亦
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遇日
卽能鍛銀裁衣作帽無不精絕未嘗吹篴執管便韻天
性好殺一日無事卽慘慘不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蕭

道成與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帝微行出北
湖張五兒馬墜湖帝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
胡伎爲樂又于巒岡賭跳後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
就爨度道人煮之飲酒楊玉夫嘗有寵忽然見憎見輒
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來報
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卧于仁壽殿東阿瓊幄中王敬
則先結玉夫及陳奉伯楊萬年等二十五人是夕玉夫
俛帝眠熟與萬年同入瓊幄取于牛刀殺之 齊廢帝
鬱林王武帝之孫文惠太子之子也文惠早薨武帝立
爲皇太孫性辨慧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二十餘人共
衣食卧起如何氏擇其中美者皆與交歡密就富人求

錢無敢不與凡諸小人皆預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卽
便施行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懼禍皆自殺文惠太子
每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
王家今反是大罪不如市邊屠沽文惠疾及薨帝侍疾
居喪哀容號毀見者皆嗚咽纔還內室卽歡笑飲食備
極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欲
絕武帝自下輿抱持之以爲必能負荷也帝令女巫楊
氏禱祠速求天位文惠之薨謂由楊氏之力又令禱祈
武帝晏駕武帝疾甚帝與妃何氏書紙中央作大喜字
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武帝臨崩謂曰五年中一委
宰相五年以後勿復委人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

作如此者再大斂始畢卽呼武帝諸伎秦樂又好狗馬
卽位未旬日卽毀武帝招婉殿作馬埽馳騎而墜面額
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飼以梁肉武帝
梓宮下渚帝于端門內奉辭便稱疾還內奏胡伎鞞鞞
之聲響震內外王敬則問蕭坦之曰不太怱怱耶坦之
曰此是內人哭響徹耳山陵之後微服遊市里多往文
帝陵隧中與羣小作諸鄙褻擲塗賂跳放鷹走狗極意
賞賜動至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
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金銀布
帛不可勝計未期年用已過半以諸寶器相擊剖碎以
爲笑樂好鬪雞買雞價至數千徐龍駒爲後宮舍人日

夜在宮內帝與文帝幸姬霍氏私通改姓徐氏龍駒勸
長留宮中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
齋閣通夜洞開內外無別西昌侯鸞即明帝使蕭湛等誅倖
臣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尙書省入王晏徐孝嗣等
繼進帝在壽昌殿方裸身與霍氏相對湛兵入宮帝走
向徐姬房內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頭頸輿接出西弄
遇弒 齊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第二子也以母后故
立爲皇太子在東宮好弄不喜書學嘗夜捕鼠達旦以
爲樂明帝臨崩囑以後事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
羣小誅殺大臣性訥澁少言不與朝士接惡明帝靈在
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力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

羊鬪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落地帝大笑曰此禿秋
啼來乎自江祜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戲馬擊鼓吹角
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嘗以五鼓就卧至
晡乃起王侯朝見至晡乃得前或際暗遣出臺閣奏案
不知所在闈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也
元旦朝會食後方出禮纔畢便還西序寢百僚陪位者
自己至申皆偃仆拜潘妃爲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
著織成袴褶金薄帽七寶稍金銀校具等各有名字戎
服急裝不避寒暑陵冒雨雪馳騁阡穽渴輒下馬取腰
邊蠶器酌水飲之乘具懼爲雨濕織雜采珠爲覆好爲
搗礮初學時懂每傾倒其後白虎懂七丈五尺齒上搗

之折齒不倦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善走者爲逐馬置射雉場二百六十處騎中帷幃皆紅綠錦爲之金銀鏤弩牙瑋玳帖箭每出與鷹犬隊主徐令孫驛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又不欲人見之驅逐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餘出旣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打鼓踏圍鼓聲所聞便應走避避不及者應手格殺從萬春門東至郊外數十里皆懸幔爲高幃處處禁斷疾病者悉扛移無人扛者扶匄道側吏司又捶打絕命者相繼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帝見推置水中須臾便死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被驅不得畱視及還兩眼已爲鼠食

盡有一婦人當產不能去帝卽剖其腹看男女長秋卿
王儼病篤不得畱家乃死于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狼
狽步走藏酒甌邊至夜半方得歸蔣山定林寺一僧病
不能去立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
麋鹿亦不射耶璿儀等殿及華林秘閣三千餘間盡被
火燒有左右趙鬼者能誦西京賦云柏梁旣災建章是
營于是大起芳樂芳德等殿又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
壽三殿皆飾以金璧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
有光相禪靈寺塔有諸寶珥皆剔取以爲殿飾又鑿金
爲蓮花使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潘氏服御極
選庫物不周貴市人間金寶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

百七十萬又訂出雄雉頭鶴筆白鷲縷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侔小人因緣爲奸科一輸十百姓困窮號泣滿路凡諸市買遇便掠奪商旅無訴又以閔武堂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墻撤屋出之合抱者亦皆移植取玩俄頃烈日中至便焦枯死而又種無復已極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狀明帝時所聚金寶悉泥而用之猶不足令富戶買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潘妃威行遠近父寶慶挾勢逞毒富人悉誣以罪而沒入之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帝爲制衰經羣小來弔帝蔬膳積旬不聽音伎聞人王寶孫等共治肴羞爲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帝與宮人等共爲禱販

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帝小有失妃亦于杖乃
敕虎賁不得進大荆雖畏潘氏而私與諸姊妹淫通又
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
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朱光尙托鬼道
謂帝曰向見先帝墮怒帝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
懸首苑門會魏師來伐令楊南徐二州人三丁取兩遠
郡悉令上米一人准五十斛輸米旣畢就役如故蕭衍
師至帝袴褶登南掖門又虛設馬仗千人張弓拔白出
東掖門稱蔣王出盪外圍旣立屢戰不勝帝猶惜金錢
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
就我求物將軍王珍國張稷等懼禍乃結後閣舍人錢

強遊監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珍國勒兵入殿帝方
吹笙歌作兒女子卧未熟開兵入急趨出闕人黃泰平
又傷其膝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廢爲東
昏侯 陳後主叔寶宣帝嫡長子也卽位後荒于酒色
不卹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麗從者千
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
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箋製五言詩十客
一時繼和遲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盛修
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征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
滿隋兵至入井避之軍人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呼聲
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孔二嬪同乘而上高

類入宮見其臣下所啟軍事猶在床下尙未啟封也入

隋以善終

以上皆本紀

魏徵史論後主于光熙殿前起臨春結

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
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
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
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
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植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迎
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
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
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通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
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

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
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
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
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
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貴妃髮
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雅
容色端嚴每瞻視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閣上
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
主顏色是時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
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李蔡所
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

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
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
有不從者亦因而讚之所言無不聽于是張孔之勢薰
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闕宦便佞之徒內外交
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

按宋齊陳書及南史所記如此其無道最甚者其受
禍亦最烈若僅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則雖亡國而身
尙得全又可見劫運煩促中仍有報施不爽者可以
觀天咫尺矣

宋世閨門無禮

宋武起自鄉豪以詐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

及也是以宮闈之亂無復倫理趙倩尙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溶出入宮掖與主私通倩知之與主肆詈搏擊至引絕帳帶事上聞文帝詔離婚殺主所生母蔣美

人宋書趙倫之傳如此南史則謂倩與公主素相愛偶因戲言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遂離婚孝武闈庭無禮有所

御幸嘗畱止其母路太后房內故人間咸有醜聲宮掖

事秘莫能辨也廢帝又與南郡王義宣諸女淫亂義宣

因此發怒遂舉兵反義宣義宣敗後帝又密取其女入宮

假姓殷氏拜為淑儀左右宣泄者多死殷卒帝命謝莊

作哀冊文殷淑儀前廢帝子業以文帝女新蔡公主為貴嬪

改姓謝氏殺一宮婢代之詭言主薨以武賁鍛戟鸞輅

龍旂送還其家廢帝紀并見何遜傳帝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

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公主又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備見逼迫十餘日淵誓死不回乃得免帝又使左右淫建安王休仁母楊太妃劉道隆欲得帝歡盡諸醜狀休仁妃殷氏有疾召祖翻診視祖翻貌美殷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明帝內宴裸婦人而觀之以爲歡笑王皇后獨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爲不視后曰爲樂之方甚多豈有姑姊妹相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實外舍所無帝大怒帝又以妃陳氏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後廢帝故人聞皆呼廢帝

為李氏子廢帝亦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陳太帝又素

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孕者輒取入宮生

子則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本桂陽王休

範子也以陳昭華為母陳昭華此見於紀傳者宮庭內習尚

如此宜乎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為畏途且凡為公主者

皆淫妬人主亦自知之故江敦當尚主明帝使人代敦

作辭婚表徧示諸公主以愧厲之文穆皇后傳亦一代得失之

林也

齊鬱林尊其母王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

前代所未有也南史王皇后傳

梁武與殷淑素舊乃以女永興公主妻其子鈞鈞形

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書殿取字鈞輒流涕而出主又命東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

以屏如意擊主碎其背是柔時公主亦然

宋子孫屠戮之慘

宋武帝七子長義符即位以失德為徐美之等所廢殺于金昌亭次廬陵王義真亦被廢殺于新安郡次文帝

義隆為其子劭所弑次彭城王義康為文帝賜死其子允文為劭

所次江夏王義恭為前廢帝所殺先有十二子蓋為劭所殺後又有四子為前廢帝所殺次

南郡王義宣以謀反為朱修之所殺其長子敬自殺位述在大關亦捕殺餘子在江陵者皆為

所殺次衡陽王義季以飲酒致殞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是武帝七子惟義季善終有後其餘皆死于非命且無

後也文帝十九子長元凶劼次始興王濬皆以弑逆被

誅劼四子濬三子皆殺首次孝武帝次南平王鐸為孝武所死其子數餘散濬教先皆為

前廢帝所殺次廬陵王紹出繼義真以善終紹又無子以敬先嗣即前廢帝所殺者次竟

陵王誕為孝武所忌使沈慶之攻殺之學次建平王宏

善終其子景素後廢帝時被殺并殺其子延齡及二少子次廬江王祿明帝逼令自殺有子

學次晉熙王景前廢帝欲討之乃奔魏有二妾道都各生一子皆為明帝以子焚繼

之齊受禪賜死惟景奔魏後為次武昌王渾孝武帝逼令自殺無子

次明帝次始安王休仁為明帝所忌賜死其子伯融伯融後廢帝時為楊運長等所

殺次晉平王休祐明帝使人觸之墜馬死有十三子順帝時蕭道成以朝命並賜死

次海陵王休茂以反被殺次鄱陽王休業臨慶王休倩

新野王夷父皆早卒次桂陽王休範舉兵討蕭道成為

張敬兒所殺

子德宣德嗣吉牛利殺皆被殺

次巴陵王休若爲明帝賜死

子

是文帝十九子惟孝武及明帝嗣位紹及宏善終景奔

魏休業休備夷父早卒其餘皆不得死且亦無後也孝

武帝二十八子天殤者十爲前廢帝所殺者二爲明帝

所殺者十六

見南史誤處條內

當明帝時以孝武子孫誅殺已盡

轉以己子武陵王贊爲孝武後則孝武子孫已無一在

者可知也按劉休傳明帝素肥痿不能御內諸王妾有

孕者密取入宮生子則閉其母於後房順帝本桂陽王

休範子也蒼梧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

梧自稱李統云然則明帝雖有十二子皆非親子也而

何以自護其假子而盡殺祖宗之子孫卒之十二子中

後廢帝及順帝皆爲蕭道成所弑隨陽王勰新興王嵩
始建王禕亦爲道成所殺智井熒躋皆出繼而熒亦爲
道成所殺智井熒生卒不可考惟法良及邵陵王友暨
第四子之未名者以早夭免誅然則明帝十二子其真
僞本不可知而卽其自號爲親子者天卒不過數人其
餘亦皆不得其死且皆年幼無子也南史順帝紀謂帝
遜位被害後宋之王侯無少長皆盡矣然則宋武九子
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無一
有後于世者當其勃焉興也子孫繁衍爲帝爲王榮貴
富盛極一世之福及其敗也如風之捲箨一掃而空之
橫屍喋血斬艾無噍類欲求爲匹夫之傳家保世而不

可得斯固南北分裂時劫運使然抑亦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晉室戾氣所結流禍于後嗣孝武明帝又繼以凶忍慘毒誅夷骨肉惟恐不盡兄弟子姓悉草薶而禽獮之皆諸帝之自爲屠戮非假手于他族也卒至宗支盡而已之子孫轉爲他族所屠豈非天道好還之明驗哉前廢帝嘗夢其母王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並無天命是冥冥中固有鑒觀不爽者孝武旣以多殺文帝子而絕嗣明帝又以多殺孝武子而其子亡國殞身無復子遺真所謂自作之孽也